

The Philosopher's Pendulum

幸福的摆

(汉英对照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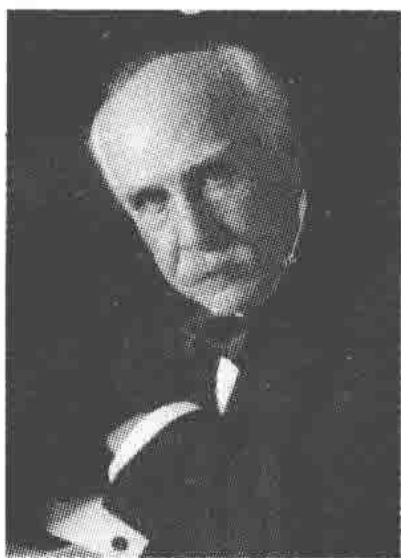
[德] R. 林道 等 著
郁达夫 译



小经典译丛·民国名家名译

(汉英对照版)

幸福的摆



[德] R. 林道 等著 郁达夫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的摆：汉英对照 / (德) R.林道等著；郁达夫译. —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6.8

(小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205-08644-2

I. ①幸… II. ①R… ②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—汉、英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6532号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

电话：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：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-ph.com.cn>

印 刷：阜新市宏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幅面尺寸：110mm × 180mm

印 张：7

字 数：95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7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王阳春

执行编辑：刘国阳

封面设计：展 志

版式设计：姿 兰

责任校对：耿 珺等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5-08644-2

定 价：23.00元

The Philosopher's Pendulum

by Rudolf Lindau et al
Translated by Yu Dafu

出版说明

纵观中外翻译史，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发展密不可分。英语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，翻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，又极大地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。反观我国，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用词、句法等均产生了影响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讲到，“维祇难，竺法护，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，但求易晓，不加藻饰，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”。我国19世纪中叶起有意识地译介西方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的书籍，这些翻译活动大大丰富了汉语中的词汇，很多词汇已经融入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，如“文学”“法律”“政治”“铁路”“贸易”等。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，梁启超所倡导的“新文体”对当时的

读书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，而所谓“新文体”即是融合了浅近文言、翻译输入新名词、叙述自由、不合“古文义法”的文体。“小经典译丛·民国名家名译”所精选的翻译作品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郁达夫，均是从小耳濡目染着“新文体”同时又接受了良好的文言和外文的教育。因而，他们的译文既融合了本人母语写作的诗化、含蓄、连绵的特点，也将欧化的语言带入译文。从他们的译文中足以管窥汉语白话文推演之一斑。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钱玄同谈及汉语过渡时期，曾说应“用某一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”；论及所选语种，则谈“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，似乎英文已成习惯，则用英文可也”。故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译介域外文学时自觉地通过翻译来“改造”语言，例如周作人所倡导的“直译”等。无论是顺应西文词序不自觉地翻译，还是对汉语白话有意识地“改造”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彰显了独特的语言气质——自由、含蓄、唯美、诗意，虽然

不能妄言达到“信、达、雅”之境，却也力求用最精到的用词和与原文灵魂契合的句式，用独具风韵的白话进行表达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名家的母语创作提供了借鉴。从徐志摩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诗和散文作品中，也能见到这种语言“改造”的影子。

尽管在习惯了现代汉语行文的读者看来，这些名家的译文多有机巧、不够平易，甚至有些不通，但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，就可以客观评价和欣赏这种文风的妙处。另外，民国初期很多地名、人名等尚没有严格的规范译名，尤其在文学翻译里，常见到译者的别具匠心的音译或直译，虽缺少了规范，略有理解障碍，但这种自由也促成了一些精妙的译名诞生，如“翡冷翠”（佛罗伦萨）、“沁芳”（交响乐）这样的灵动传神，恐在今天一定是不合规矩、不合时宜的了。

丛书甄选这一时期名家的译介作品，编排名篇的中英文对照，旨在为喜爱欣赏文学和英文的读者提供中英文对照的素材，从比照原文和译文

了解名家甄选原文、推敲译文的良苦用心，近距离感受他们的文化底蕴，并从中体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新旧交替、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，中国文人的趣味和心境。阅读这套丛书，不仅可以品读双语文学经典，还可借此回溯语言文化一路发展的长河，于浪涛中取这一杯啜饮。

丛书编辑过程中，尽量保留了译著的原状，借此为读者呈现民国初期珍贵的语言面貌。编辑过程中仅对个别生僻词句加注说明，并对译文的形式略有改动，如删去了《古代的人》原译中的部分英文括注，以避免与原文对照功能重复。由于编选时间仓促、水平有限，一定有很多不足与疏漏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代序

几个月前，受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邀约，为他们精编的一套民国名家经典译丛作序，并收到电子初稿小样。虽执教英文近30年，翻译专业书籍、英美小说、杂文等文字量近200万字，但为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、民国时期精英才俊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人的译作写序，岂敢？故几番推辞，不敢承约。但手中拥有了这份来自故乡的电子书小样，我如获至宝。在北欧夏日极昼极长的日光里，工作之余，悠闲地坐在斑斓树荫下、湖边草坪上或街边咖啡座里，我先睹为快。捧书细读，重温英汉对译的妙与美，我似乎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二十、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，与我少年时起就崇拜的冷峻的郁达夫、才情的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在方方正正的中文里相遇啦！我在字里行间感受民国时期那股清新的译风，在诗化的素美语言中玩味彼时翻译的乐趣，徜徉在看似信手拈来却也处处机巧的篇章中，时间空间仿

佛凝滞在那精读时刻。

年少时，也曾读过英文原著小章节。一路走来，人生中年，在英语语境中深入到久远的原著，伴着波罗的海边的余晖，我再一次理解郁达夫作品《沉沦》与他的译作《幸福的摆》的某种关联。主人公华伦徘徊在理性与感性之间，命运从悲喜转为平和，仿佛那身边大海，时而惊涛拍岸，汹涌澎湃，而后又归于平静安详，不仅抒发感叹：这就是人生啊！

某个晴朗的周末，我在湖边草坪席地而坐，像个12岁的小姑娘般充满好奇地读完了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撰写、林徽因译就的《古代的人》。房龙像个博学的圣诞老人，精巧细致地引领读者走入历史长河，贴切的行文勾画人类进步的面面观。而时年22岁的美丽才女林徽因用她缜密的逻辑，精致的文字，醇熟的译法再现出原著风格。读她的作品如同欣赏她设计的精美建筑，那样灵动，那样飘逸。

徐志摩的诗才人尽皆知，他的字句清新、意境优美和神思飘逸是历来文青们效仿的典范。美慧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人格的精华给了诗人灵澈，他们惺惺相惜。最适合在一个绵绵细雨的日

子，捧一杯咖啡或清茶，读《园会》，品《一杯茶》，看《理想的家庭》之模样。诗人用他如诗般的音律，典雅的人名转译，神奇点睛之笔，重现多位栩栩如生的欧美人物形象，亲切而又陌生，仿佛老上海城隍庙游园会，走来一群曼妙的薔媚，谈着雨夜的翡冷翠……

快生活时代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思绪慢下来，品读经典，体会文字语言的译介之美。让这译介的“媒”引领我们走入东西方文化的“国际理解”之中吧！

张东辉

（英语教授、维尔纽斯大学

孔子学院中方院长）

于维尔纽斯

2016年7月

目 录

幸福的摆 / 1

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/ 118

一女侍 / 178

CONTENTS

The Philosopher's Pendulum / 60

A New England Nun / 150

A Waitress / 194

幸福的摆

[德] R. 林道

—

多年的不见，海耳曼·法勃里修斯几乎把他们老友亨利·华伦忘记了。但是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，两人却是最要好也没有，曾经几次的设誓同盟，愿结为永久的朋友的哩。这是正当那一个时期里的事情，在这时期里青年是确信着“永久的友谊”的可能，而各自以为将来总有一番大业可成，或各自以为有一种天稟的奇才的，曾几何时，这一个时期也已成了过去，仿佛已经是去我们很远的样子。——现代的青年却聪明得多了。——可是当法勃里修斯和华伦的学生时代，两人都还幼稚得很，不但只在置酒高会的中间，两人欢饮着愿结为兄弟的誓酒，就是后来，在清

醒的时候，也确信看他们将一生的如兄如弟，欢联过去，无论如何，总不会分离远隔的。

但是这一种无邪的狂热也只持续了不多时。等他们一长到成人，生活的铁手就将他们抓住，一个到东，一个到西，两人就被抛作了分飞的劳燕。——别离之后，几个月中间。他们原也曾常通详信，后来且也曾见过一次面的。可是两人终于睽隔了，信也渐渐儿地少了下去短了下去——终而至于闻问不通。对于一个朋友，虽感着满腔的热爱，但终日营营，竟没有工夫写十几行信的事情是常有的，一边对于能给人谋一点好事情的路人，我们却可以天天留下许多时候来招呼他。我们的如此，也是万不得已，于我们为人对友的诚挚正直，是毫没有关系的。——当这篇故事开场的时候，法勃里修斯已经记不清两人之间，究竟是哪一個写最后的一封信的，已经记不清，将从前的这样热心的通信切断者究竟是哪一個了。总之，两人间的书信已经断绝了许久，一年年地过去，从前是在面前活跃着的旧友的面貌，也一年年地消弱了下去模糊了下去，到最后几乎是完全忘记了的样子。——有几次，住在一个有大学

校的都市里，在那里当教授，当著作家，曾博得了些相当的声誉的法勃里修斯，常常遇到一位学生，这学生分明是住在他的左近的。他头上有褐色的，卷曲的头发，脸上有一双喜乐勇敢，向世间直视的澄蓝的眼睛，年轻的嘴角更浮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微笑；一张白脸，不狡不伪，是真与信实的象征，使你可以信他，他也可以信你，在他眼睛里映射着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可以使你快乐的神情。法勃里修斯每遇到这一位青年，他总自然而然地会对自己说：“十五年前，亨利的神气，也正是这一个样儿”——于是在几分钟间，他总要追思往昔，渴想和旧友华伦再谋一次见面的机缘。于这样的遇见着这青年之后，他也曾几次的发意，想对这一位行踪消失的友人的情状，去打听个明白；——可是屡次三番，这终不过是一个想头罢了。等回到了家中，他就有在桌上堆着的不得不阅读批评的新著，来催促原稿的出版所的书函，和要决定去否的招宴的请柬等看到——总之，日常的琐事，要马上裁决的事情，实在太多，在他能有工夫再想到华伦身上去之先，总已经是时间变得很迟，身心也已经在倦极的时候

了。——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里，时间总是这样地安排着，总只够做做必要的事情——或者以为是必要的事情——而已。

有一天午后，法勃里修斯和平时一样，到五点钟左右，走回家去的时候，听差的交给了他一封有美国邮印的来信。在未开封之前，他很注意地用了脑筋察看了一番。——封面上写地址的那种粗大不驯的字体，是很熟的，可是一时他却想不起来这究竟是谁人的笔迹。但忽然他脸上露出喜悦的形容来了：“这是亨利的来信！”他叫着说。信内只写着短短的几行文字：

亲爱的海耳曼：

我们两人中间，至少是有一个人成名了，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。在一本书上，看见著者的名氏是你的时候，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位替你出版的人，多谢他的好意，他立刻就写了封回信给我，因此我晓得了你的住址，现在能够告诉你了，我将于九月底回到故国的汉堡市来。请你写一封信到那里的邮局里存着给我，告诉我愿不愿我来和你聚晤几天。我于去故乡